

如果你爱过一个偶像，这本书只是一个曾经，如果你正爱着一个偶像，这本书会让你奢求一个有他的将来。

浪漫的逃亡

念地儿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浪漫的逃亡

念地儿／著

如果你爱过一个偶像，这本书只是一个曾经，如果你正爱着一个偶像，这本书会让你奢求一个有他的将来。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的逃亡 / 念地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1

ISBN 978 - 7 - 5354 - 4267 - 3

I. 浪... II. 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464 号

责任编辑:杜东辉

封面设计:展 华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北京南召印刷厂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6.125 插页:2

版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在一个遥远国度我写下这些文字，写下我对你
饱含热泪的思念。

谨以此文献给 A

(一)

1

“这是一张假票。”检票员冷眉冷眼将它还给了蔡小芸。

“怎么可能是假票?!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它是假票?!”小蔡伸过右手一把拉住那人衣袖，另一只飞扬跋扈地举着假票在头顶晃。

检票员没说话了，懒得再说了，瞟了她一眼，仅用余光。蔡小芸却暴跳如雷，恨不得一个巴掌下去拍扁检票员那张圆不溜丢的大脸，但她最终忍住，只是涨红着脸从嘴里溜出一句：SHIT。这个英语单词像一阵风吹进了检票员的耳朵里，他不动声色地眨了眨眼，显然他以为这个简短流利的“SHIT”是为他而出，但现在服务人员讲究态度问题，虽然他都认为蔡小芸情急之下辱骂了自己，可并没有以牙还牙，只是公事公办地阐述了一下蔡小芸目前的不利局面，随便还很友情地提出了点儿建设性意见：“反正你今天进不去了，唯一机会看看外面那些卖黄牛票的。”

“都不放进那个验票机里过一下?”蔡小芸脸色变了，她知道自己不能据理力争，因为她根本没理，“你就放进那个检票机里过一下嘛。”

“你这张不用。”检票员怪笑一声，两只眼睛的视线终于同时落在她脸上，“你这张根本是一目了然的假票嘛。”

蔡小芸突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情绪，她站在原地手握假票，人群的骚动让她孤立无援。那些站在蔡小芸身后排队入场的歌迷已经急不可耐，他们不在乎她是不是受到了天大的打击与委屈，他们只是看到这个弱女子扰乱了公共秩序延缓了队伍行进，变相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好啦，下回注意，你自己买了假票进不去不能挡了路让我们

也跟着进不去啊。”

大家推推攘攘显得很不耐烦，蔡小芸不仅缺乏大局观还相当不识时务，当后面某个歌迷用肘子狠狠将她推出队伍时，她看不出这个结果众望所归，却愤怒地转过头想逮出行凶者，当然什么都找不到。

“刚才谁推的我?! 谁推的给我站出来!”

推她的人没站出来，保安站出来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捞起她就往外面撤，蔡小芸开始骂，骂得天昏地暗，可没人理，她突然醒悟原来自己今天丢了孩子也没套到狼舍得了媳妇也没套到流氓。原因是她为了欣赏这场演唱会擅自离开了工作岗位，很奋不顾身也很值得她自己感动，但在这个世上除了她自己再没有人感动了。于是当她确定进不去演唱会而忙不迭地往任职的私人语言教育集团赶时，她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以下忠告：

“你今天不用来上课了，以后也不用来了。”

李主任笑着望她，这个人不仅不赖，柔道插花街舞调酒，插科打诨样样精通，早上蔡小芸向他请假时人家可给足了机会，苦口婆心做着思想工作把她往正确路线引导：

“看演唱会哦？今天下班我唱给你听，你要谁我给你唱谁。我不是不同意你请假，但不能是这种无聊荒唐的理由，你都几岁了？还干这种事，太幼稚了。”

一个老大不小的姑娘应该对追星这种具有明显年龄限制的行为金盆洗手，但蔡却坚定不移勇往直前：“我要把追星，追许明希，当成毕生的事业。”

“你在这两个事业里面，今天只能任选其一。”

2

又没看成演唱会又丢掉工作的蔡小芸在双重打击下双眼红彤彤，拖着那双少掉半个高跟的鞋一拐一瘸挪到桥中央，垂头一看脚下滚滚的江水波涛汹涌，于是一阵头昏眼花万分眩晕，她想要跳河，

却因为桥栏杆太高，不得不放弃。

别以为轻身一定是为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蔡小芸理想浅薄，找不到什么国家大事能让她操心，平日里当个衣食无忧的小老百姓当惯了，太一帆风顺就没什么出人头地的念头，当一个人远离了雄心壮志，她就只能为一丁点儿小事奋不顾身。

“一阵风吹来，风筝飞向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

确实有风吹来，只是没有风筝飞向天空，倒把蔡小芸的耐克帽给吹飞了，那是真货啊，虽然二折时买的，可就是她浑身上下唯一一件世界名牌儿了，她的人生突然很绝望。

本来明早蔡小芸有可能上头版头条，在时事版或者娱乐版，内容是某个追星的神经病为了谁谁谁命丧黄泉。作为广大的新闻媒体，他们肯定觉得有必要曝光一下这种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恶劣倡导效果的先锋模范。铺天盖地的报纸，将用沉重的黑色铅字对这个患上失心疯的弱智口诛笔伐。

可当她因为栏杆的高度问题软弱地放弃了投江计划，而准备尝试另外不那么千辛万苦的轻身手段时，手机响了，打开来看是周琪。

“你在哪里？”

“桥。”

“什么桥？”

“南。”

“南桥？你在哪里干什么？”

“耍。”

“一个人？”

“是。”

“你今天干嘛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蹦？”

“没。”

“行行行，我来找你，你别动。”

“好……啊。”

“刚才干嘛了？”

“自杀。”

“你一个星期要自杀几次？前天听说你也是在自杀。”

“七次，一天一次。”

周琪笑趴下了，每次看她这样开心，蔡小芸多多少少会有些安慰，她牺牲了自己，总归成全了大众：“我只能说你的命还真大。”周琪笑完了，抬起头，很深沉，“被辞退的感觉不好受吧？我还真是担心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我接受得了，我梦寐以求。”蔡小芸大白天里也可以说梦话，“我当老师当腻了，你知道，聪明的人做事一般都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我当老师已经超过那个期限了。”她老在想，别人都说痛并快乐着，要不就是什么一起吃苦的幸福，可她怎么就是痛并痛苦着外加一起吃苦的痛苦呢？而且还只能憋在心里，表面还要若无其事，“我真不想干了，离开学校到外资企业打工，当白领，开跑车，”一阵雄心壮志在她脸上展露无遗，灰头土脸一下变成容光焕发，“脱离束缚的牢笼，我才能自由高飞。”

“飞你个头！你以为现在工作洒在马路上随便你捡？还白领。”周琪的一脸鄙夷，严重践踏了蔡小芸的自尊心，她的血液在沸腾，忘了好汉不该提当年勇。

“我怎么也是个小语种特殊人才吧？我就教法语成吗？”

“你想到大学去教法语？你有资格有关系有本事去训导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学生？”周琪仔细瞅了一眼蔡小芸，在小周深褐色的瞳孔中，蔡小芸看到了一个异常渺小的黑影，正是孤苦伶仃的自己，“他们倒是跟你有共同之处，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大学校园里想入非非，没事三四个无聊寝室坐一堆还能意淫出个我的未来不是梦。”

“其实我也不想教他们，知道吗？一般没我这么漂亮的女大学教师。”

周琪直直垂下头，虽然看不见，但脸上的表情肯定是绝望：“真的，你无可救药了。”

“我是再也不会跌倒了。”

周琪抬头看她：“什么？”

“当我已经摆平在地上，还怎么跌倒？”

周琪再一次发出刺耳的笑声，笑得蔡小芸都莫名其妙了，她突然发现自己很适合把自己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下，不知道这算不算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她真的很卖力的演出，虽然成绩并不杰出。

“看看看，是不是差点让你命丧黄泉的许明希？”

蔡小芸抬起头，目光炯炯，像猫看见老鼠，老鼠瞅见奶酪。

她看到了爱情，透过车上移动的电视屏幕，听见自己的心因爱情在跳动，为了她的亲爱的许明希在跳动。

于是一时之间，所有与他无关的烦心该烟消云散，那些鸡零狗碎不该扰乱了蔡小芸像白痴一样纯洁的爱情，她如同刚刚坠入爱河的不懂事的姑娘，感情热烈得一塌糊涂，烧得她一塌糊涂。为了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的他失去一个工作岗位有什么值得垂头丧气？只要有他，看见他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她的心情就似窗外的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整个一片大好山河无限红。

4

“我上班去了。”第二天一早，蔡小芸丢给母亲一个虚伪而浅薄的笑，往门外冲了。

“路上小心，早点回家。”

她心里嘀咕：我现在就回家行吗？

其实她不想出门，要是你也从某种渠道了解到室外空气温度将达到某个历史新高，估计也不愿抄着两条儿金贵儿的腿儿瞎往外跑，特别是你根本无处可跑。

双脚一踏出家门，刚刚脸上那个笑就被眼底那种强烈痛苦的感觉所驱散，这种突如其来的日光刺激造成的痛苦只要持续十分钟就

会转化为偏头痛。

她苦不堪言地走到平日里常常光顾的炸油条小摊儿，最近因为焕发青春所以老是冒痘，很久没有品尝这一美味，今天决定奢侈一回，一口气要了两根。给钱时却意外发现老板换人了，本来想说不要，又觉得那人长得凶神恶煞，便觉得那一块四毛钱不能计较。

当时她就觉得那两根油条看起来有点儿像煮烂了的软橡胶，结果后来发现那东西吃起来也像煮烂了的软橡胶，她觉得自己口中的中华传统美食像皮鞋一样硬，她根本没法用普通的牙齿去咀嚼它咬碎它，于是从口中掏出，捧在手心里仔细观察。你不可能用任何工具处理这个玩意儿，用刀切不动它，用锤剁不烂它，就是把它泡在硫酸里都没有用。

叹了一口气，哀叹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吃两根油条都有错。

走到车站，莫名其妙就上了一辆，估计是看那车上人少，上班高峰期能见到这样儿的异数还是能够勾起人好奇心的。

买了最后一站的票，想这辆车随便将她送去哪儿，靠在椅背上就闭了眼，她很快进入梦乡，愚笨的人就有这种本事，天塌下来了，屁股顶着天花板照样可以睡。

而此时的车内却在她的毫无察觉下陷入一场异常的沉静，只有推动轮子前行的机器还在轰隆作响。

原来前站上来三个职业摸手，分别在前中后坐开，他们沉着而冷静低调而华丽，广大同胞的钱包从此时起酝酿着一种格外深刻的危机。

“你干什么?!”一个男人惊恐的声音划破了那一层静，也划破了蔡小芸的春秋大梦，她赶紧睁开了眼。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一边，她是有点儿觉悟的，跟着其他人也往那个方向望，就在与她平行的那条椅子边站着两个人。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个惊扰众人的男子被一个未能得逞而又行迹败露因此气质败坏的偷儿逼到窗边，紧靠着玻璃，满脸就写着一个“怕”字，嘴上还在英勇高喊，“司机！司机！”

“喊什么?!”明目张胆的偷儿顺手就从裤兜里摸出一把贼亮的水果刀，在车位上的铁扶手上敲得咣当直响，蔡小芸前面那位柔弱女生握紧手提袋往前方转移。

“我喊什么?你想干什么?”可怜的人更努力地往窗上贴，像要掉，“司机!司机!”声声哀求显得底气不足，所以司机大哥并未理睬。

全车的人都陷入警备状态，一个个面露青色正襟危坐。

“叫什么叫?!你还叫!信不信一刀捅死你!”另外两个同伙见气氛不对，一边气势汹汹地吆喝，一边快步冲上来将本就显得惊恐万状的人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凶神恶煞，伸手就对着俘虏脑门儿一掌，“啪”的一声，很是刺耳。

车内每个人的神经随着那响亮一声，更是紧张，只要稍微一绷紧铁定断。

“住手!”突然有人大吼一声，英雄之音荡气回肠，斩断各路豪杰神经。

三个为非作歹的目光齐齐刺向那人，蔡小芸额头胆怯地冒出一滴冷汗，小心翼翼地往英雄诞生地望了一眼，居然女中豪杰。

开始这位巾帼英雄只给了蔡小芸一个侧面，等那姑娘转过头，给了她一个无比光辉的正面，蔡小芸立刻发现这是她高中同学柳盈盈!

刚才还置身事外隔岸观火的蔡小芸不得不声援了，于是车上的人都听见了一声胆怯的呼喊：“别乱来。”她出声仅仅为了充数，为了柳盈盈不显得那么势单力薄，而“别乱来”这三个字出口，软弱地听不出她是说给歹徒还是规劝同伴。

柳盈盈和那男的同时转过头看了她一眼，都是很感激很感动很感人那一种，于是一时之间平日里那个胆小如鼠自私自利的蔡小芸整个地飘飘然起来，好像自己随便两句话就拯救了两条人命似的，所以她又伸了伸脖子，一瞬间就长成了个耸天巨人，站在高处，普度众生。

“你们谁也不要乱来!”

结果此话一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就横冲直撞地过来了，她还没来得及反应，那刀就刺了进去，平静得很，看不出刺的是人还是椅子。

于是车内一片混乱，女士们的尖叫震得天昏地暗，中间杂着男人的声音：“停车！快停车！”

车停下来，三个人立刻就往门边逃，蔡小芸摸着自己的腹部，温热的血流过双手。

5

这次见义勇为的受伤对蔡小芸来说完全值得的，她虽然实事求是地挨了一刀子，又是流汗又是流血，差点儿某个重要器官都提前退休了，但上帝也许再不会像这次一样慷慨地给她一个机会去靠拢那段晦涩的爱情，靠拢那个平常她蔡小芸就是长出三头六臂都靠不拢的许明希。

原来柳盈盈早是娱乐圈中人，自从蔡小芸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她数次去医院看望这位英雄人物。其实她根本不用带东西，只要她到了，那个病人就已经足够生龙活虎。

每回两人一见面蔡小芸这个狂热的 fans 就激动得面红耳赤，拉着柳盈盈的手不顾伤势并未痊愈总是口沫横飞激动异常地讲上半天，中心思想就是让别人走后门儿让她见见许明希，还不只能见，要得叽里呱啦说上几句话，最好还有身体接触，光是握握手就没什么意思了，至少得有个拥抱，拥抱之后就看情况，他要是愿意继续往下发展她是不会介意的……开始柳盈盈不同意，还对蔡小芸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娱乐圈很混乱很肮脏，艺人又是卖艺又是卖身，里面的人不是人尖子就是人渣子，娱乐娱乐还是可以的，千万别认真，一认真就受伤。结果蔡小芸很倔强，坚持“你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受伤一次，给我介绍个里面的工作，洗衣服倒垃圾我都愿意。”

柳盈盈还是继续苦口婆心劝导：业内环境极其恶劣，黑幕无数，

你根本不了解，别一时昏了头义无反顾投身其中，我过了年都想换工作……

可蔡小芸听不进去，眼泪婆娑苦苦哀求：你知道喜欢一个人却跟他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的痛楚吗？你知道我幽幽长夜做梦凌晨睡眠惺忪都想和他相逢吗？你知道我为了他连饭碗都砸了跟妈也闹僵了灵魂都不要了吗？

没这么夸张吧你？

有，真的有，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那我看看。

好，你等等。

说着蔡小芸就真从病床底下掏出了一张 X 光片，递到柳盈盈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我那颗红亮的心啊。

柳盈盈噗哧笑出了声：这个，这个好像不是心脏诶，你哪儿来的？

昨天护士小姐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我怎么看……怎么像胃呀。

蔡小芸一把拿过来，也仔细瞅了瞅：好像是胃。

两个女人笑开了，柳盈盈也心软了，其实公司里刚好有个空缺，于是执迷不悟又时来运转的蔡小芸就在数天后某一个风和日丽的晚上以圈内人的身份遇见了许明希，在一个颁奖典礼的后台。

6

“你是谁？”门突然打开，一张傲慢至极又颇为震惊的女人的脸出现在蔡小芸面前，“鬼鬼祟祟站在这里。”

“我来找许明希。”蔡小芸将胸口的工作证趾高气扬提到她面前，神情严肃，口气却有点儿像流氓来收保护费，吊儿郎当地示威。

“什么？”那人朝她翻翻白眼，对她脸上的青春痘，缺乏款式的衬衫，油腻腻的男花头投以无比藐视的一瞥，“你是侥幸溜进来的歌迷吧？趁我叫人之前赶快离开，你们怎么那么烦人？！无孔不入！”

说完便要关门，蔡小芸赶忙伸手挡住。

“我是歌迷，但没有溜，是正大光明从前门进来的。”那女人仍旧冷冷盯着她，很不得了的样子，蔡小芸心里想我们都是保姆阶级，你许明希的，我林正荣的，平起平坐，都一个阶级了，你不跟我团结友爱，还站在这里耀武扬威，多大个人了，屁事不懂，“我想进去见他一下。”

“哼，”那女人歪了一下嘴唇，“你以为你是谁啊？”

“陈盈。”房间里传来男子的声音，许明希的声音，一听见这个声音，蔡小芸的表情就寄人篱下了，跟那个许明希的陈盈不敢针锋相对了。

“好了，你快走！烦不烦？！”陈盈抛出这句忠告，便又打算关门，可是蔡小芸突然埋下脑袋闭着眼睛就往里钻，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于是陈盈一声惊呼，一时之间，四五双手牢牢逮住了那个寻衅滋事的人。

“这个女人简直疯了！”陈盈摸摸胸口，刚才蔡小芸那副孤注一掷视死如归的阵势，稍微吓下了这位尽忠职守的助理脆弱的神经。

“许明希！许明希！”蔡小芸在这群人高马大的男人手中自然显得小巧玲珑，不过这只小巧玲珑的受困之鸟仍做着垂死挣扎，双手双脚乱蹬乱踹，扯着嗓门儿大声嘶吼。她是以为明希会听见如此绝望的呼喊仅仅出于好奇探出脑袋看一看这场热闹，也就随便瞅瞅这场闹剧的女主角，结果整层楼都惊动了，许明希还没动。

“放手！叫你们放手！给我放手！”没人理会，不安分的双手双脚同时被牢固地控制，蔡小芸发现眼泪不自觉往下掉，滚在眼眶里的泛起一层水雾，模模糊糊只看见陈盈那张在笑的脸，于是更加拼命地挣扎，最后感到那些人弄得浑身绞碎般地痛，于是敞着喉咙大哭，“痛啊！我叫你们放手！手要断了！”刚刚喊完，所有对她施行的动作就真的暂停，赶忙抬起头，看见陈盈不笑了，扳着一张脸很不高兴，头顶一个声音传来。

“把她放开。”转过头，看见林正荣立在不远处，双手插在上衣

口袋里，柳盈盈跟着也跑过来，扶起倒在地上的她，那双温柔的手轻轻放在了她的后背，关切地拍拍。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蔡小芸噙着热泪看看她，像看到了自己的亲人，又看看慢慢走过来蹲在她旁边的林正荣，是她的第二个亲人。

7

“还痛不痛？”回到林正荣的休息室，柳盈盈轻轻地抚过蔡小芸的手臂关切地问，而林正荣不在这个房间。

“痛，怎么不痛？我心痛啊。”蔡小芸捂着胸口故意大喊大叫，一颗曾经火热的心如今拔凉拔凉，“他看都不看一眼，许明希能这样吗？他怎么能这样啊？”

“你傻呀？！正荣这回儿真气了，以后别这样。”

“我就是想见见许明希，怎么就这么难？”

“是难，谁知道他们兄弟关系怎么就这么难。”

这回蔡小芸目瞪口呆：“怎么没人告诉我他们是兄弟？！报纸上没登啊？”

“别大惊小怪了，这是事实，不过正荣不太高兴别人提，他不高兴我们当然就不提喽。”

“我看一点也不像啊，他们怎么不是一个姓？”

“许明希是艺名呗。”

“真的啊？到底怎么回事？”

“你猜猜。”

“猜不到。”蔡小芸神情老实巴交了，突然发现娱乐圈真的很混乱，“往那方面猜？武侠小说还是悬疑小说？”

“言情小说。”柳盈盈说完脸上的神情突然怪异，“算了，不说了，没意思。”

“别，你钓我胃口。”

“其实我不太清楚，历史问题，你知道，历史这种东西一般都要

被埋没几十年，才能真相大白。”

“你那么八卦，能有你不知道的事？”

“我那是八卦吗？我是具有娱乐精神。”柳盈盈叹了一口气，又沉重又沉痛，“女人啊，‘红颜祸水’。”

“谁啊？”

“不知道，我没见过那个人。”

“那你怎么知道有这么潭祸水？”

“民间谣言，当然也有部分官方的。”

“我在林正荣身边也转了好几个月，我怎么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这还不简单？你蠢呗。”

蔡小芸龇牙咧嘴夸张笑，一窥探起别人的隐私，她连伤都不痛了：“讲清楚，怎么回事？不会是你们臆想出来的吧？我看林正荣这个人无情无爱的。”

“好像那个女的姓苏，和正荣许明希一起长大，许明希对她有意思，她又死乞白赖非要爱正荣，大概是林家保姆的女儿，本来多接近偶像剧里的情节，两个少爷喜欢同一个丫鬟，不过正荣不爱她，怪可惜的。”

“情节老套，又是三角恋，没新意，你们应该拓展一下思维模式了，从幼儿园一直讲到大学，烦不烦？知不知道林正荣为什么不爱她？”柳盈盈看了一眼蔡小芸，很诚实地摇了摇头，“因为林正荣是同性恋啊！对女人根本不感兴趣。”

“又来了！”柳盈盈扭过脸，表情特嫌恶，“你那么爱编，我就不编了。”

“我这是编的，没意思，要历史真相。”

“我没了，真的，最后，就是现在，那个女的好像死了，然后完了。”

“怎么都是好像？有没有画面是肯定的？”

“没有，都是大家你传过来我传过去，唯一知道真相除了他们自己，可能就是罗珊珍了。她和正荣也是从小认识，林家好像本来很

有钱的，不知什么原因破落了，两兄弟很小就被分开，应该是有个受不了养母虐待自己跑了。”柳盈盈说着，蔡小芸走神了，她当时很随心所欲地发挥了一下自己当剧作家的潜质，脑中出现一幅画面，很清晰，很晦涩。

一个丢了书包，飞似地往门外跑，听得见一个女人的咒骂，在后面紧追不舍。

另外一个卖力地跟着他，只是那双腿实在软弱，一下子扑倒在地，泥水溅了一脸。他很没男子气地哭了，那哭声震天撼地，连远远跑在前头的那个也不得不转过头来更加惊恐万状地望他，结果没望着，弟弟是落在非常非常后头了。他于是往回跑，似乎跑了很长一段路，看见弟弟伸手伸脚地趴在地上，见他来了，止住哭声，从泥坑里爬起来，呆呆地坐着，用手揩着脸，很无助很无事。

你别跟着我。喊了一声，只在离弟弟很远的距离时站住，不愿往前。

你哪里去？弟弟眼角又挂着泪，泥水流进眼里，他这才觉得难受。哥哥学着像大人般装腔作势，低下头看见自己的双脚互相磨来磨去，然后觉得很没意思，便快速转过身，不再看那个落汤鸡似的弟弟，自己又跑起来。那惊天动地的哭声听不见了，只顾自己放任着两脚，疯狂地肆意地无所畏惧地跑起来，奔向一个遥远的未知。

弟弟很固执地坐在潮湿的坑里，冰冷的液体浸透布料开始渗入皮肤，于是毛孔收缩，身体本能地颤抖起来。他不哭了，也哭不动了，他只看着古怪而阴冷的小道，看着一幕不知何去何从的情景。

她莫名想流泪，真的，被自己臆想的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

“那个罗珊珍，她和林正荣什么关系？”

“没关系，她就是……”柳盈盈停下来，斟酌措辞，“反正她才是这个世上，我见过的，最痴心的女子，她爱林正荣那劲儿，真的，跟你对许明希那点儿感情比起来，你那根本儿戏，她为林正荣才干的这一行，我们都知道，正荣对她也挺好，但是怎么说，他对身边谁都好，真的，就没听见他对谁大声说过一句话，其实我们都喜欢